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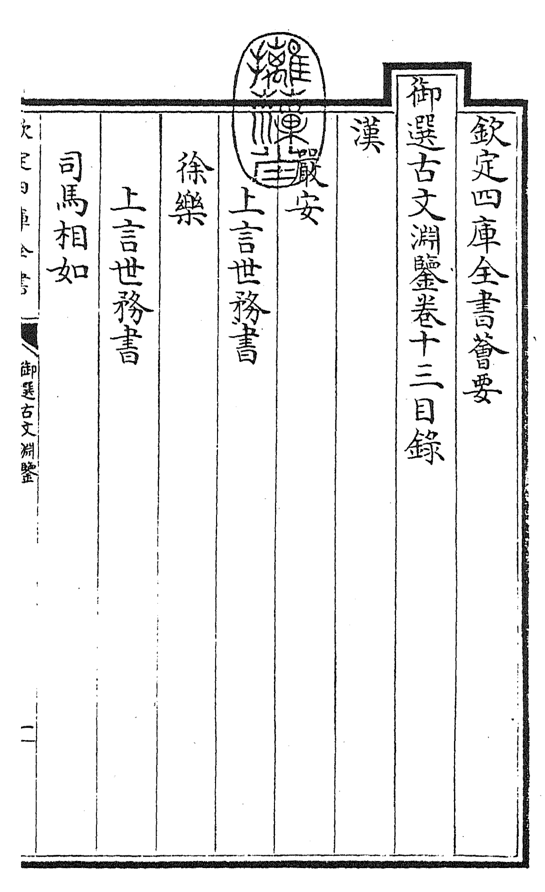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鄒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目錄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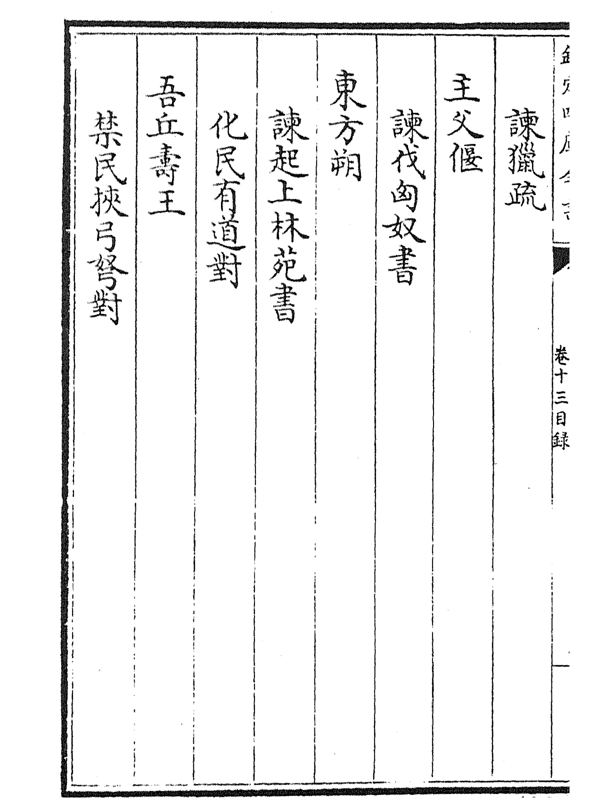
嚴安

上言世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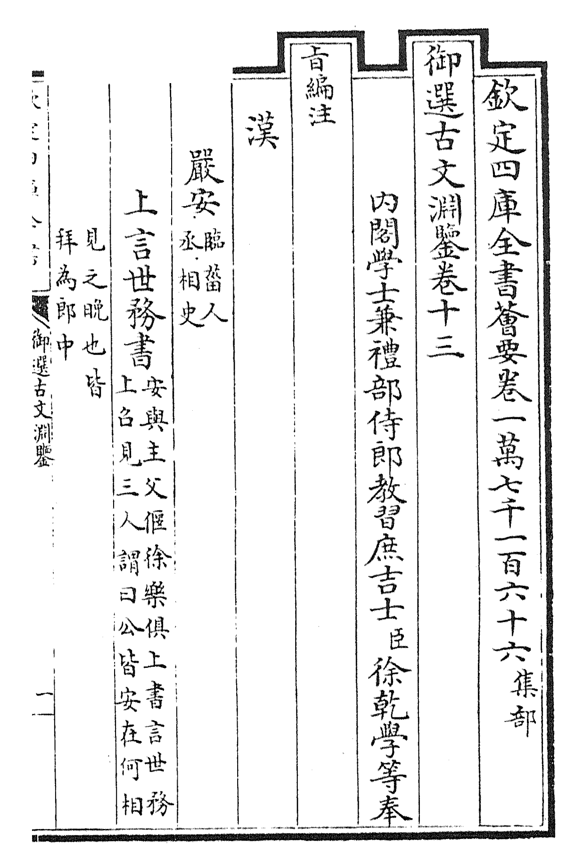
徐樂

上言世務書

司馬相如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三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六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嚴安　臨菑人丞相史

上言世務書　安與主父偃徐樂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此書特為窮兵而發前言禁奢侈是引端後言郡守稚重是餘波文家賓主之法也

臣熙曰氣格似賈誼過秦論而引喻深切著明

臣聞鄒子曰 鄒衍之書 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 以救敝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 可變易者則易也 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族音奏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 贍足 也民離本而徼末矣 徼要求也○工堯反 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劒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

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遂成也字生也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

水心葉適曰漢武五十年用兵

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虡懸鍾者）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

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强談病當世有味

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諂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

胡南挂於越（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巨巾反）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會同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

臣正治曰周失之弱秦失之强其敝皆由於不知變斯言可謂明切

東發黃震曰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應根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薉貉也○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龍城匈奴祭天處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拏相連引也○女居反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劒矯箭控弦矯正

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曲使直也　控引也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徐樂燕郡無終人

興嚴安意指略同而造語奇警

西山真德秀曰徐樂之書謂其本積壞為土崩

上言世務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

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驟為可怨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幾微之際皆所當謹也

貴溪江以達曰徐樂謂禍難卒作不足畏而基

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

本積壞深可慮者欲武帝觀化原而銷未形也臣德宜曰易曰山附於地上以厚下安宅下固而上始安猶山以地厚而屹峙也茲云民安則無土崩之勢實本斯旨

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刑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糜損也

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宿久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依讀曰扆此陛下之所服也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

相如文類春華此則秋實矣

戍奚征而不服哉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帝不好辭賦因病免客游梁著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以蜀人楊得意薦召為郎使巴蜀還拜中郎將通西南夷病免卒

諫獵疏時武帝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漢依秦制大駕

鹿門茅坤曰辭直而文磊落

臣英曰綿麗之文復饒忠愛

屬車八十一乘屬車者言衆車相連續不絶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技不得用逄蒙古之善射者也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軫車後橫木也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銜也橛車之鉤心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

文有紀律亦極嚴整

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垂堂者近堂邊外恐墜墮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主父偃臨菑人學長短縱横術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元光元年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四遷為中大夫說上分諸矦國推恩子弟上從之後坐事誅〉

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

荊川唐順之曰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臣廷敬曰偃與嚴安徐樂三書體格不同意實略合史家備錄之以見兵事之宜慎其八事言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

律令則以其不甚切要故不採入也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名並在東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

臣乾學曰剽輕近乎暴持重近

乎仁舞干因壘初非迂談持重之至即為無敵之仁自操必勝目主父之言可為三省

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已也

論上林宜與民公利即文王芻蕘雉

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待詔公車後為中郎詼達多端然時觀察顔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以下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諫起上林苑書時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償鄠杜之民朔因進諫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死之意

次崖林希元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鐘大呂可薦郊廟如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子與徐中行曰朔諫止上林苑一書較相如諫

臣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史是為三輔）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產即霸滻二水名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

獄長楊更宏贍古雅乃西京諫書第一

臣鴻緒曰議論正大氣勢昌偉較相如諫獵更為伉直

荊川唐順之曰入事處脫洒不為事使

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芋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白膩可食鼃同蛙似蝦蟆而小）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

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斥卻也垣而圜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亂馳曰騖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

朔此文與諫起上林苑書及拒董偃事可稱謇諤豈得以滑稽目之

觀天變不可不省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泰階者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神祇獲寧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之祀災祲迭見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

化民有道對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

臣英曰當武帝時即舉文帝恭儉以為規勸彌見切實

西山真德秀曰朔雖詼笑然時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綈徒奚反足履革舄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劒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縕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繢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罽音計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

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藂古叢字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西域傳賛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此易緯之文願陛下留意察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從董仲舒受春秋累官光祿大夫侍中

說得事理透徹安得不令平津心服

禁民挾弓弩對丞相公孫弘奏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上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㡚巧詐並生抏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

臣士奇曰禁暴止奸先王之法具備未聞禁挾弓弩也斯誠探本之論

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小雅賓之初筵之詩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漢武帝時任為郎中遷太史令坐李陵事下腐刑撰史記一百三十篇父談亦為太史令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讀書法亦是論世法

水心葉適曰犧黄為文字之始聖智之先不獨學者言之孔子蓋言之矣至於簡棄鴻荒斷自堯舜則何必孔子自舜禹以來固然也方禹益臯陶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

五帝本紀贊 五帝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

太史公曰 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遷為太史公官題贊首也虞憙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尚言久遠也 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 馴訓也謂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訓 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 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禮文及孔子家語篇名 儒者或不傳 二者皆非正經故漢時儒者多不得學也 余嘗西至空峒 空峒山在原州黄帝問道於廣成子處 北過涿鹿 涿鹿山在嬀州 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黄帝堯舜之處風

去黃帝顓頊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惟羣聖賢之心豈夸稱而忘祖哉故余以為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弗敢論非掩之也

東發黃氏曰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雅者著於篇其存古之意厚矣

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言已以春秋國語古書博加考驗益以發明五帝德等說甚章著也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言古文尚書缺失其間多矣而無說黃帝之語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帝皇遺事散軼乃時時旁見於他記說即帝德帝系等說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十二諸侯年表序

曾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為十二表中兼叙吳為十

諸家所著書見藝文志鐸氏虞氏春秋家呂氏雜家公孫固儒家

水心葉適曰遷斷自共和普周統既失不待更遷以國語黜宣王事推之不為無意然謂二南小雅盡周衰所作既與師傳不

三表者錄其事而見之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為春秋學者有年歷譜諜之說遷得而讀之杜元凱作春秋長歷及公子譜蓋因舊說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師摯太師之名紂為象箸而箕子唏箕子云為象箸必為玉杯唏唏歎聲○音餼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

台且周人以文教自文王時七月鴟鴞棠棣大抵周召所筆也然則其盛也乃無詩必衰而後有詩且文武之君臣經營細微芟撥煩亂而致盛大乃無以勸戒諷道之且待其衰而後有嗟歎刺譏何哉又大雅不言周衰獨小雅言之原此數意皆非實也

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

臣杜訥曰抑揚頓挫盡態極妍孟堅雖有其沉鬱而風韻少減此班馬之分也

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婉之辭故也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固蓋齊人韓

固傳詩者也漢相張蒼歴譜五德張蒼著終始五德傳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作春秋繁露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説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歴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數家陰陽術數之家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言欲覽其要故删為此篇

秦楚之際月表序

秦楚運數促以月紀事而名表

受命之亟是疑辭一統之難是斷語兩意相反又互相發方透得出受命正意文之有開闔者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古禪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葢一

鹿門茅坤曰讀秦楚月表而海內土崩鼎沸之始末具矣甚可累欷而太息也而彼真人者翱翔其間一切撥亂世反之正若轉圜然豈非神武而聖者乎

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周以形勢弱而衰漢則形勢強矣立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名為王實如古之諸侯故仍以侯名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

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幽厲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荊絕乃封吳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

鹿門茅坤曰畫次海內形勢如掌惟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論可與並雄千年絶調也

臣廷敬曰高祖鑒秦之失而諸侯太强孝武懲漢初之禍而諸

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京兆也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孼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

侯太弱強弱之際利不百全惟要歸於仁義為根本之論

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怵訓習）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恵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案武帝用主父偃言而下推恩之令也）故齊分為七（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東膠西是分為七）趙分為六（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為五（濟陽濟川濟東山陽）淮南分三（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

末一段盖因漢法少寬坐罪者多頗

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謂交錯相銜如犬牙參差也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為本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

致慨惜之意却能以深婉之筆出之

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閲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歴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戸口可得而數者十二

臣熙曰只平平叙去而今昔盛衰之感悠然言外覺有無限低徊

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户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封時户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祕蒙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罔與網同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

先王制作之旨雖未能盡得其精微而文采斐然可資論討

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禮書 節錄○按禮書樂書諸篇史記音義疑為褚少孫所補今删去荀卿禮論兵論及小戴禮樂記之文存者無多自屬司馬遷作其間或有脫簡而少孫以荀卿禮記之文補之也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禮儀者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

臣正治曰史遷禮書雜採傳記成文篇首洋洋乎數語何等鄭重宜朱紫陽之亟稱之也

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末也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周禮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曰牲及禽獸以備滋味故謂之庶羞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也越席括草以為席也皮弁布裳周禮王視朝有皮弁之服鄭玄曰布裳積素為裳也朱絃洞越朱絃練朱絲絃也越琴底孔

荆川唐順之曰敘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歎恨褒貶之意令人讀之慨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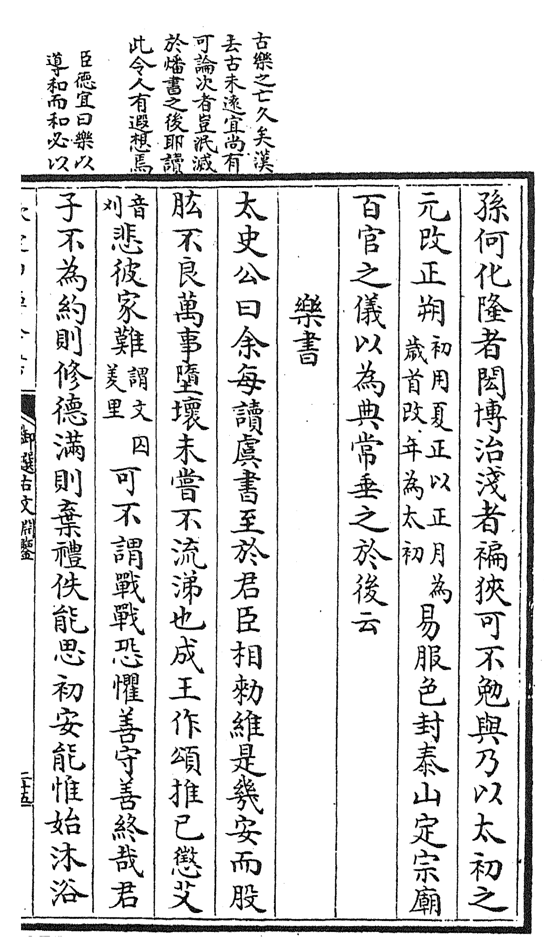
大羹玄酒大羹肉湆玄酒水也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

水心葉適曰自春秋以來儒者論禮樂何可勝數雖無謬於道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於治者絶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若夫溪鄙暴慢化導遷改和親安樂久而成性則雖湯武功成之樂孔

衛所居不合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

子猶以為有憾於其間而況於鄭聲乎遷乃謂秦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方以太初之初為典常而鄭衛之音所從來久人情所感遠俗則懷何其雜於道而易於言乎

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吳楚趙菑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音遍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



古樂之亡久矣漢去古未遠宜尚有可論次者豈泯滅於燔書之後耶讀此令人有遐想焉

臣德宜曰樂以導和而和必以

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年為太初）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云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音刈）悲彼家難（謂文王囚羑里）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

敬為本茲言虞周作樂先之以勅幾勤止自厲從來論樂所未發

鹿門茅坤曰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率多揣摩影響而成文漲具深者亦僅微

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減損為樂樂其如此也節樂明聲音有節樂主於盈而曰損減亦有節之義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嘄姑堯反噭音擊鄭衛之曲動而心淫

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辟亦君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按家語孔子嗟季桓子作歌是五章之刺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猶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言惡必始於微也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

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過沛詩即大風歌侯語辭兮亦語辭因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隸音異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按禮樂志房中樂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

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見漢書禮樂志 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暴利長收野馬於燉煌水旁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洼音窐曲之窐 復次以為太乙之歌歌曲曰太乙貢兮天馬下貢作況 霑赤汗兮沫流赭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 騁容與兮跇萬里跇音逝謂超踰也 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大宛舊有天馬種從前肩膊出如血汗 次

六律之學史遷論之頗詳

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鍾太蔟姑洗甤賓夷則無射陰六為呂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是也）六律為萬事根本焉

鹿門茅坤曰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聽聲以占軍兵而史遷因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繫聖人之微眇存

律歷志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為萬事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易稱師出以律是於兵械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望雲氣知勝負彊弱聞聲效勝負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而律亦應之而音尚宮兵書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角則軍擾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

馬非特當時曉人弟子所習而已

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音釋）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徐廣云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一作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大較大法也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

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正義謂三十萬備北邊五十萬守五嶺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

臣乾學曰養威不試而後能神

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内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阸厄賣反選思兖反蠕而兖反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内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

武不殺忘備與黷武事正相因也富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言用兵漢文帝曰且無議軍皆深識機務不僅為仁厚之言

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

漢興民物凋敝至於武帝初年人給家足網疏而民富則文景以來休養生息之實從可知矣

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

平準書桑弘羊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太史公取此名篇以寓意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齊民平民無物可蓋藏也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榆莢錢一黃金一斤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

水亡葉適曰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歛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為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歷遷有無化居周謊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

物物踊騰糶（漢書糶字作躍）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經訓常）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

商人之采至武帝乃有筭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平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恐此意遂亦未知也

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謂增益苑囿造廐而養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

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儐與擯同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倉氏庾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鄉曲豪富無官位而

升庵楊慎曰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汸知之懿哉

鹿門茅坤曰孝武承文景之後耗費殆盡故輿

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人姓名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抏者耗也

利之誅幾十數變而太史公纂寫極工

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詆之法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桑弘羊孔僅之屬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

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幣金為三品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或黃或白或赤黃金白

白銀赤赤銅或錢或布言布於民間也或刀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或龜貝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二十兩為鎰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孔子世家贊

只至聖二字千古贊孔子者何以復加
元朗何良俊曰方漢之興孔子尚未有封號而太史公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世其家有德者以德世其家今觀戰國以來凡有爵土者能至今存否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誰謂太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表章伯夷實始孔子故此傳專以孔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又一作低迴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伯夷列傳敘列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子為攄怨字即從孔子語中拈出又從怨字生出天之報施意從天道生出一段議論逐節相生錯綜變化

水心葉適曰遷本意取高尚不受利祿者為列傳首是也

荆川唐順之曰

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名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夏時有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

此傳如蛟龍不可捉摸

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殷湯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應劭云伯夷姓墨胎氏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

稚川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為善而無報也

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塟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坂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伯厚王應麟曰程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天跖何為而壽此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者也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號為盜跖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賈誼也作鵩鳥賦云然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馮者恃也○音凭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

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孟子列傳

漢人推崇孟子者多與荀卿並稱此傳如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等語直以孔孟並舉不為無見

東發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首舉不言利之對歎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强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詭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邊之文卓哉邊之識與

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呉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

西山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臣鴻緒曰通篇正叙旁引縱横變化傳體中最變最奇者

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裨是小海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以濫為初謂行之術皆可以為後代宗本故云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

臣英曰夫縱排宕卓犖不羣此龍門之所以自為千古也

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襒拂也○疋結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帚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身親往師之作主運（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以方枘而內圜鑿齟齬而不入也）

詮次井然詳雅文勢逸宕是史遷本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慎子十卷在法家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俱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儒林傳序

儒林謂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以成王化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學者課功著之於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

槐野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看他叙數千百年事畧無滲漏

臣士奇曰遷序六家獨反覆於春秋以道具史記所由作復為

儒林立傳表章諸經師創史家之義例謂其先黄老後六經殆未稔其苦心

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

士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

鹿門茅坤曰太史傳儒林不探

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

道德之士及其說經之旨獨詳六藝門戶此其不知學之過也古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於此亦可槩見矣

轅固生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號也於燕則韓太傅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即先生之稱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

仁山金履祥曰首以讃功令廣勵學官之路而發歎盖歎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興於孔子至秦而廢漢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向儒學指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于是備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者於篇末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

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史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

觀史遷以述往事思來者自任處殊感慨淋漓

臣杜訥曰洋洋大篇一唱三歎

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太史公自序 節錄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

所謂文生於情後此史家多祖之然俱瞠乎後矣

水心葉適曰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於公羊董仲舒

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

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水心葉適曰孔子所以修春秋者史法未正義理未一舊章可續近事當明所以遺後世旨大矣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迂齋標旳曰世家源流論著於前而自叙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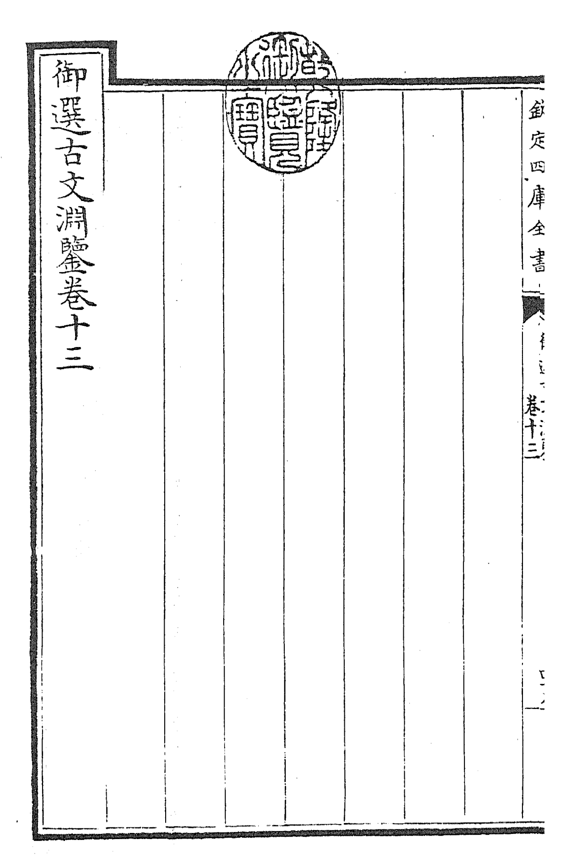
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

東發黄震曰談生遷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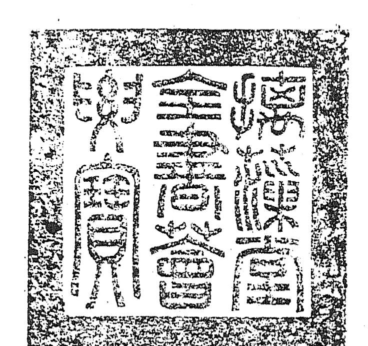
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欵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

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吕覽即吕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

麟止自黃帝始按裴駰言司馬遷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而蘇轍謂其文疏蕩有奇氣氣充乎中而溢乎其貌鄭樵則云仲尼既殁六經以從惟有此作固極文章之偉觀矣而獨是西山真氏選其叙事之文首尾未免疏脫且紀傳甚夥難以摭采今第錄其序贊及列傳之有議論者以著大畧其餘則觀全史得之班固以下倣此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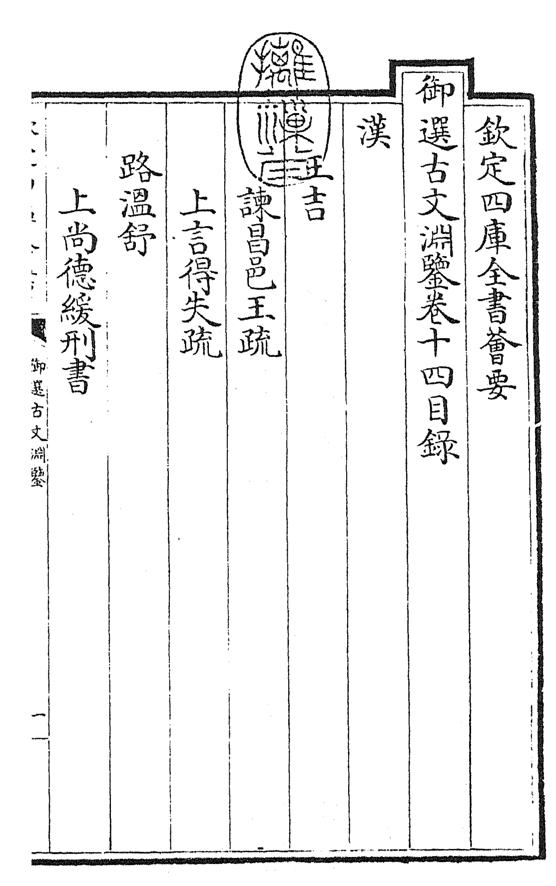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　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目錄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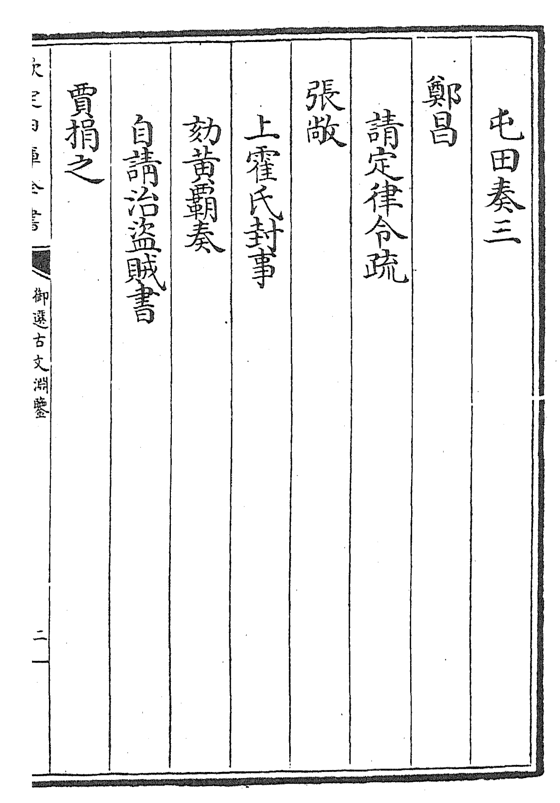
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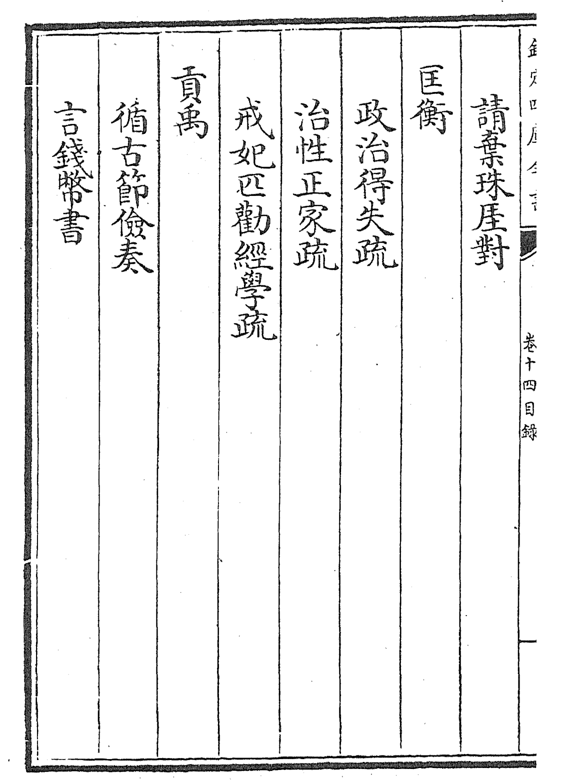
諫昌邑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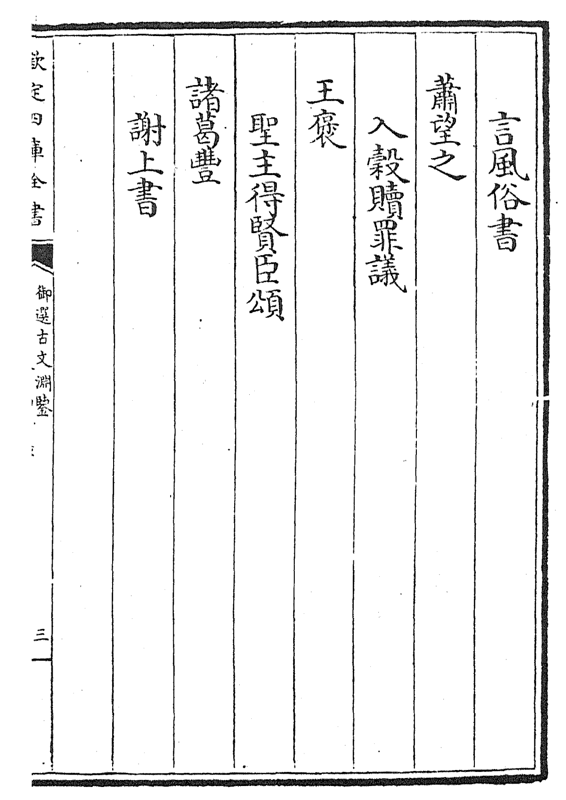
上言得失疏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王吉　字子陽瑯邪臯虞人好學明經初為昌邑中尉宣帝時為博士諫大夫

諫昌邑王䟽　王動作亡節吉䟽諫王入立尋廢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

減死為城旦

王式以二百五篇諫豈若此書愷切

鹿門茅坤曰吉疏本經術而文章之旨與古伊訓說命相表裏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檜國匪風之篇怛古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

臣熙曰忠愛出於至誠言雖切直意實和婉文辭秀贍可與司

馮式撙銜撙促也○子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咤亦叱字○竹駕反手苦於箠轡箠馬策○止蘂反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耎柔也○而兖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

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令人不行則膝已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虛弱不實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轃與臻同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以禮字爲骨自是經術讜言

東發黄震曰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

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上言得失疏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仕漢儒學術正大出處無愧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言四皓鄭嚴逸矣王子陽逸乎哉

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

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

凡為法吏者皆宜朝夕省覽庶可上宣德意下安黎烝

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趨讀曰趣趣向也唯陛下財擇焉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守廷尉史歷官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上尚德緩刑書時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慼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

水心葉適曰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此意雖狹然宣帝入其語擇吏輕刑助成安民之治

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

臣德宜曰俗吏罔恤民命惟務刻深苟免失出之愆實累好生之德此書言之絕痛足以消害氣而召天和非特為宣帝崇尚刑名之鑒

臣正治曰溫舒通於春秋之義故其疾吏之言痛切如此史稱其辭順而意篤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㡭者不可復屬（㡭古絕字　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

信矣　西山真德秀曰按溫舒之論雖為獄吏發其實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之貴也次言上下相敺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

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眞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

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寔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耶

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毁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春秋左氏傳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于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悳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少學易舉賢良對策高第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

案今年以下真宰相語也丙吉問牛喘視此不太迂闊耶

西山真德秀曰按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為真漢相與

諫伐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上從相言而止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寳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致堂胡寅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速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猶或以為難也

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

二十三事及相傳中所云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即賈誼董仲舒所言也惜未臚悉

鹿門茅坤曰此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條便宜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施行其策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

奏是弱翁知大體處

臣廷敬曰漢世守成令主無過文景孝昭所行者皆文景之法故相勸宣帝帥行之

永之奏襃曰魏相以小令即能摘弘羊之客之奸及居相位綏霍顯之弑后去尚書之副封止無名之師條水旱之疏有關即

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讀曰陂）禁秣馬酤酒貯積（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

陳有言即盡不可謂非賢相也第以刑名之主為輔以嚴刻之佐史謂其稱上意蓋深惜之也陳止齋曰君臣之間相知之深相濟之不足君子以為未盡善信乎

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禮記王制云國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陰陽月令奏

漢儒說易每流於術數觀相此奏可以類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

摠野王維楨曰漢時以卦氣論治

西山真德秀曰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略如春行寛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

為權

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兊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節授民事君動静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少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悦上下無怨政教不違禮讓

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又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感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略皆原於月令云

臣乾學曰此即明堂月令也用

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

以布政王者所甚重乃高帝詔僅及主衣之官武帝作明堂僅以祀五帝蓋寖失古意矣相此奏絕有關係

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與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為後將軍破羌振旅而還復為將軍衞尉以老致仕卒

陳兵利害書宣帝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歳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

充國堅持不撓其公忠之節則然亦由此書明白曉暢切於事情故當時委心以聽耳

岷隱戴溪曰漢常窮兵深入二三十年用事夷狄雖士馬物故而寇亦折北不支就使如武賢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罕羌姓○漢上聲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开羌姓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零音憐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

之策出兵破羌羌亦當離解困弊不足抗漢未至如充國所慮者然充國志不在羌也漢名將稱衛霍然實無他能專以深追遠討為功又當時輕鋭少年若終軍傅介子輩以圖僥倖懷乜首刺人於戶牖之間使天子喜邊功者非此輩啓之乎充國老

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臣深識世變不以晚年一為宣帝言此誹當復言者愛惜民命保護國體使天子知養威持重不折矢傷鏃亦足制敵成功宴然無後患餘禍匡救其君之心術以為後世用兵之法

虜文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廹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

罷兵留屯為經久之規老臣謀國忠智即此可見

裁察後罕羌竟不煩兵而下

上屯田奏一 充國度先零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因上

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子充王褘曰充國奏疏乃兵家計策其實在於屯田也先零罕开相合勢不能久充國故欲以計挫之其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又曰兵當以全取勝是幾也宣帝及在庭諸臣未有能知之者充國往復議論不過糧草多少爾幾初不露也蓋

勝之冊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人見其謌度異於尋常故輸誠而退充國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嘗收粒粟不然五月穀將熟詎肯留以資敵耶充國之答浩星賜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至是宣帝始悟其幾矣屯田之利槩若列眉可以折盈廷之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屯田奏二 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議宜乎宣帝之聽從也 身之胡三省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此言本之孫子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

東萊黄震曰充國老成持重為國家計為民生計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漢世諸将孰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重為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遷就不回

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

撻凜然古大臣之風烈又非特才智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如此兵矣柰何獨使之參兵謀而已也

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閒謂軍之間隙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三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

計慮深遠字字擘肌分理

南軒張栻曰反覆究其規摸味

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其風旨遠大閎容拔出倫萃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

德臣徐中行曰充國受命平羌不希功於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行之終底厥績蓋戰勝之形定於未戰固老臣之長慮哉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樵才消反校聯不絕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臣鴻緒曰屯田十二便前奏已備此復揣度敵情瞭如指掌比美方召宜也

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亶但同即令同是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

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古贍字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慊讀與嫌同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

任法不若任人才難不若平法二策

討不義久畱天誅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諸羌死亡降散所餘無幾明年請罷屯田充國振旅而還

鄭昌涿郡太守

請定律令疏宣帝置廷平秩六百石以平刑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昌因上疏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

無舉方為無弊之論

末後一段已知霍氏之必為逆特以千里騰書不敢宣露故微啓其端張

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張敞 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後徙杜陵治春秋以經術自輔歷官守相京兆尹以能吏稱

上霍氏封事 宣帝漸疏霍氏山雲以過歸第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

歆真能臣也

子充王禕曰歆與魏相蕭望之皆不得志於光者也光薨之後三人上疏言霍氏俱援李氏專權為證然相望之所言若夫能

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

盡除私意惟敞詞正氣平又善於處事惜不用也

臣乾學曰此時霍氏罪釁已成如敞言猶可以彌逆節少抒焦爛之禍所貴乎知者謂其能隨事補救也

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名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

霸相業本無足觀所劾二事亦甚苛

挹野王維楨曰班掾於霸傳中詳次張敞一奏亦借其言以發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劾黃霸奏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丞相所居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

明覇之吏治相業揔屬虛名

臣士奇曰覇欲潤飾太平傅會瑞應敞獨斥為詐偽理正大而文刻深

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

正學方孝孺曰宣帝之素志以為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見敞之非

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

敞能治盜而不純用刑罰所以可取

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奸求也以正明好惡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因奏霸天子嘉納敞言名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

自請治盜賊書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

永之表裏曰以忠孝自負亦見其平生大志疏請膠東不辭煩劇敞真能吏哉

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有業言各得其所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遠稱三五良規近述祖宗已事援古証今深識體要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元帝初待詔金馬門數名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坐法棄市

請棄珠厓對事詳罷珠厓詔註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此引禹貢之辭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楊野王紱楨曰楨之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以下之深病也

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也）齊桓救其難（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

長城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

臣英曰陳用兵之害痛切感人與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房喬諫伐高麗疏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為古今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

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

東坡蘇軾曰揚雄有言珠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冠裳禮樂蓋班班矣其可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小雅采芑之詩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顓猶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復言棄乎

君卿杜佑曰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好學善說詩元帝時數上疏陳便宜傳經義為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初免為庶人

政治得失疏時有地震日蝕之變元帝問政事得失衡為博士給事中上疏

辭理醇正而字字警動

仲豫荀悅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盜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上謂崇尚也）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

丞盛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

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

臣廷敬曰公卿為庶民之表京邑乃四方之則論治既得要領而文亦深厚閎博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太王躬仁邠國貫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頌殷武之詩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隂陽之理各應其感隂變則静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宫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宫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治性則攝其所不足正家則防之於未然自是不刊之論

治性正家疏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隂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

西山真德秀曰此所謂性蓋指

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詩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

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
西山真德秀曰衛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溫良少斷若於泛陳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

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梱與閫同謂門橛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祭

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

乾坤肇易理之原關睢開王化之始疏中暢發此義洵經術名言脩齊要道也

西山真德秀曰按衡之奏對本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周頌桓之詩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卦之彖辭

戒妃匹勸經學疏成帝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議論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之詩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

臣杜訥曰根據理要無一泛語如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尤漢儒所未發

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埶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

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

因事進言達意而止若無意於文而一種矯拔處自不可及

水心葉適曰禹言文景武宣閒事皆有根柢與王吉不同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以明經絜行著聞元帝初即位徵為諫議大夫數虛巳問以政事書數十上歴官御史大夫

循古節儉奏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

求之柔衰曰貢禹上元帝數千言皆是崇節儉之風不可謂非君道之宜但譏佞專權當時大病乃禹獨置之不言豈德石顯之汲引歟君子重始進良有以也

帝循古節儉宮人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絝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

荆川唐順之曰
善叙零碎事

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笥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廏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東宮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廏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

乃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宫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宫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

以布帛及穀為幣法雖近古恐於民

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雅大明之詩）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下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言錢幣書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俗未便何

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巳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猒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捽拔取也杷手掊之也胼

併也牴𧦬也○捽才兀反杷蒲巴反駢步千反牴竹尸反已奉穀租又出稾稅稾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痛斥風俗之弊千載下讀之慨然

西山真德秀曰此蓋採其議論非專以文詞也

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縱）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臣鴻緒曰論風俗弊源朗若金鏡真有裨世道之言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

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輙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

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隊與墜同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守經持正之言

臣士奇曰張敞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遺詔以前將軍輔政元帝初為弘恭石顯所譖免尋賜爵關內侯給事中復下獄自裁

入穀贖罪議 時京兆尹張敞上書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贖罪望之與少府李彊同上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辭甚伎辯然不如望之議正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公綽魯大夫孟公綽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宣帝下其議難問張敞敞持之堅望之彊復對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上遂不施敞議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以益州刺史薦令待詔擢為諫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褒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

語既絢爛氣復深渾自是谷藻潤色之文

次崖林希元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於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意

宣帝乃徵褒既至詔為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愫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

不一而足宜經生傳頌以為膾炙

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鍔（璞劒未理者越砥磨石名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氾洒地也斬蛟斷犀若以篲掃地以刀畫泥言器之利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齧膝乘旦皆良馬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追奔

雷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喜悅貌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筞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圄空所謂建仁策也匡合所謂樹伯迹也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之欲造見者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臣乾學曰萬事無不以感應而成惟君臣為尤

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關猶用也奥幽也渫押也蹻繩為屨也）以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冽風龍興

顯篇中獨詳此意至夫宏偉典麗洵為有關世道之作

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遞鍾琴名也烏號黄帝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説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

昌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遵法也言法休徵自然之道也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時帝好神僊故襃對及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元帝時為司隸校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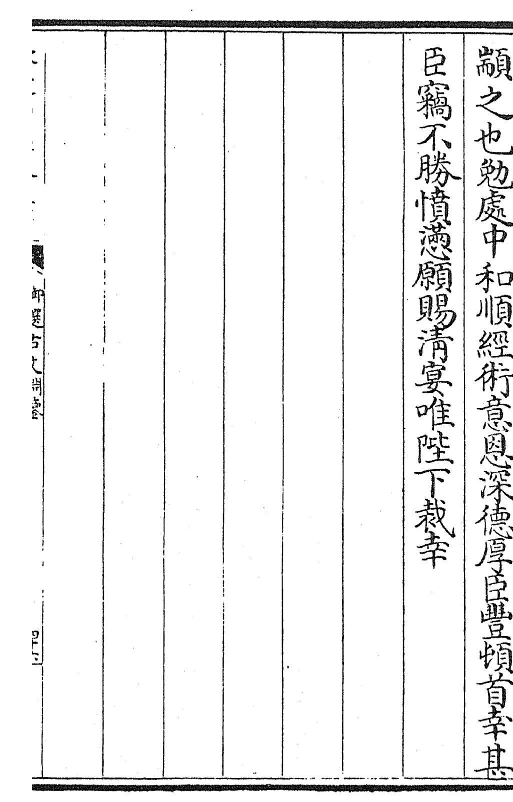
豐有仗節死義之志故言自伉直

謝上書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許侍中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

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譚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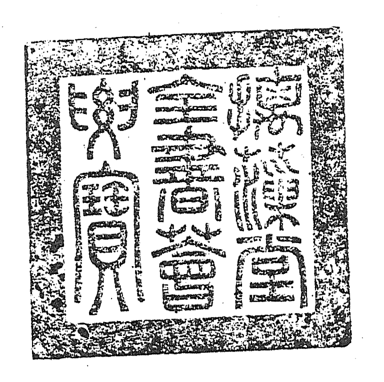


顒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

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四

御選古文淵鑒
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